

编辑人语

也是文人画家的陈衡恪曾说：“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这是对文人画艺术特质的恰当概括，也是对文人画家必具条件的一种设定。无疑，以研究八大山人和写小说而名重于世的萧鸿鸣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他不仅具有浓厚的家学渊源，且接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和传统的文化教育。也许出自于对传统文人画的迷恋，也许是文人画更适宜表现他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感受，多年来，他在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文人画这种形式的探索与研究。他以思想家的深邃，文学家的才情，理论家的哲理和美术家的功力，高屋建瓴地融会于他的文人画中，使他的文人画里有诗情，有情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有耐人咀嚼的东西，处处渗透着他的人生感悟和理性思索。他的画就像他的人，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

诚然，萧鸿鸣的“文人画”，应归之于“新文人画”的范畴。它是当代艺术的一种形态，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出现虽然缘于对传统经验的依恋，脱胎于封建后期的文人画。但是，“新文人画”却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不为传统的观念或艺术规范所拘，把高度感情化和理性化的笔墨与画家的心态、个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极富表现力的用笔和极富个性的形象塑造，去表达现代人参透古今、梳理东西之后的冷静与热烈。从萧鸿鸣的作品中也完全可以看出，他们以传统文人的文化姿态游离于现实体制之外，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某种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独立的自得之趣，并以自身的独立性对抗，补充和健全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构架。他们以强烈的历史情感和高品位的文化品质为中国画的当代表达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注入了生动而富足的感性生命。

文
／
贾
德
江



■ 萧鸿鸣

■ 祖籍江西南昌，生于南城，现定居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名学者、作家

■ 六岁始，从父学画，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涉。中学时，开始参加展览并在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插队当知青期间，即出版有连环画，参与省内外各种美术创作和集训班，其作品多次获奖。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考上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师从彭友善、康庄、燕鸣、段倪等教授。工作后，曾先后当过教师、报社记者、主任、总编等职。期间创作有大量的连环画、插图和中国画，在全国各种展览和报刊杂志发表并获奖，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及私人收藏家收藏

■ 长期致力于研究八大山人及其艺术，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破译了八大山人生平及其艺术当中的诸多历史之迷。众多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 其学术著作《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获2002年中国美术最高奖“学术著作奖”，并成为多家大学博士生研究课程的教科书

■ 出版有学术著作、画册、长篇小说多种。作品曾获文化部、总政文化部三等奖，教育部优秀作品奖，国家文物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三等奖，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著作奖等

当代人物画家 萧鸿鸣 艺术档案

封面／人在花中（局部） 2005年 纸本
封底／博弈（局部） 2005年 纸本

是学者 是作家 更是画家

贾德江

萧鸿鸣，江西南昌人，居京十多年，如今皇城根下的左右街坊们，无不称其为“萧爷”或“萧先生”。萧先生倨傲有个性，脾气倔犟，且有些迂腐，但萧先生一点也不怪，更确切地说，萧先生一点也没有艺术家的“风度”。萧先生在如今人人追逐名利的经济社会里，居然辞去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高薪，“大隐于市”，稳坐天子脚下，做着 he 理想当中的一介传统文人。萧先生研究金枝玉叶的皇孙八大山人有年，在这个行当里，如今许多人的研究文章里，想绕都绕不过萧先生去！按照京城里的一句时兴话：萧先生当之无愧是八大山人研究界“腕儿”一级的爷们儿人物。萧先生还写小说，历史的、现代的，因其小说中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而在京城里声名鹊起。

萧先生前二者的成就，在诸多的专业报刊和媒体上已是热门话题，无需更多的赘言，在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却是萧先生的本行——绘画。更确切些地说，是萧先生的中国文人画。

—

中国文人画自滥觞以来，她就一直与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文人画家们在绘画领域里，体现本阶层生活、素养和审美好尚的一种必然表现。苏轼、米芾、文全、梁楷、仲仁和杨补之等一批深有影响的文人画家们，在绘画所涉及的题材上，不仅从水墨山水扩大到梅、兰、竹、菊，更从这个阶层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他们的点滴细节并加以描绘。艺术形象由应物象形的物象之真，发展为寄情喻意的意象之妙；艺术表现手段由“删拨大要、凝想形物”的图真，演变为直掇“胸中丘壑”、“胸中之竹”的写意。“画以适吾意”、“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得之于象外”、“寄至味于淡泊”等，成为了文人画的创作准则和与世俗画区别的评判标准。

但是，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却并非人们想像当中那样顺利，特别是在现代化工业生活以及西方文化对人们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深远的今天，中国文人画渐渐地步入了一个令人迷惘的阶段，传统的题材在现实生活的不断挤压下，越来越显得有些穷途末路。文人画的发展，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延续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中，与各种艺术门类并存并获得自己应有的生存空间问题。换句话说，新的现实生活下的文人画，她若不能向现代人提供新的养分，传统概念上的“中国文人画”将走向一个没落的结局。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并允许评论家对“文人画”说出全盘否认的这一观点。

二

然而，中国文人画并不完全是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当评论家们在全盘否认“文人画”的同时，评论家们却忽视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来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以及这种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社会心理需求。尽管今天的画家们仍然在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古人的题材，追求着技巧上古人 and 今人一再重复的“小玩意儿”，但是，“借古喻今”的目的，乃是当社会有着与古代极其相类似的社会形态和人、物以及事件。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使人们在心理上有着一种需要轻松、恬淡、安静甚至雅致来填补。于是，追求田园的物质生活，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对文人画现代作品的趋之若鹜，不管她所绘制的题材传统与否，无疑均都是创造者和接收者在这种生活重压下在精神生活层面的某种反映。传统文化上的心理需求和满足，在这一刻，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



空山 2005年 纸本 138cm × 40cm

01

萧鸿鸣 写意人物



人在花中 2005 纸本
133cm × 66cm

古人云：“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话有话外音，而画则有画外意。文人有典雅之追求，更有高洁之向往。闲适的荷中行船，自古由今，文人画便将这两种沾边不上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程式化的题材，程式化的思维，是构成文人画的重要一部分。

信的统一，这一心理的巨大反映，是时下传统“文人画”仍然具有着巨大市场的客观存在。

如此一来，这就有必要再来重新审视当下的中国文人画和他现存的形式了。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决定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今的文人画：古人创造的淋漓水墨，被借来抒今人之胸襟，物是而人已非。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文人画”，不仅已经承载了纪录时代现状下人们生活面貌的重任，更在这些不变的题材中，渗透了时代人的精神追求和看不见的变化。这就是评论家们忽视和没有看见的时代养分，虽然这种养分给文人画所带来的仅仅是一种微小的变化，但他却是具有时代性的。

这本萧先生写意人物，即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精髓。

三

萧先生是典型的文人，他不仅具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且接受过严格的绘画和传统文化教育。他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里，借研究明遗民八大山人的身世和艺术，来探究八大山人与他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原因；借写小说叙述事件和寓意含蓄的文学手法，来描写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独特看法；借文人画的直观和对视觉产生的冲击力，来表达现实生活对自己和他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在现状影响下的精神感受。这本画册里的几十幅画，大部分都是萧先生的近作，所及题材，亦是传统为主，但是其题材后面的深刻思想和他所赋予的内涵，则是全新的。面对这几十幅作品，在感受着萧先生的传统功力和笔墨追求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些作品中扑鼻而来的注重自然、天趣、天真、朴拙的审美观念，而这种审美观赋予的人物形象，又无一不渗透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哲理思索，甚至还不乏诙谐和诡谲，这种因素的呈现，莫不都是萧先生在“文人”方面修养的体现。

文人画的发展、去向，如何从传统的桎梏中走出来，诚如萧先生在《追求》中题款的困惑那样，她一直困扰着所有当下的画家们。沉重的历史负荷，压迫得画家们有些喘不过气来，而中国文人画有些问题原本就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素养的、修养的，再加功力的和技巧的，众多因素的和谐和统一，这大概离解决困惑的途径就不远了。

在看过了萧先生耳目一新的作品后，无不感慨良多，萧先生他那非同一般的文化实践和艺术创作，使我们可以相信，文人画不至凋谢是有理由的。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文人画”的最高巅峰和本义，应当是要在具备了萧先生所具备的这样几个前提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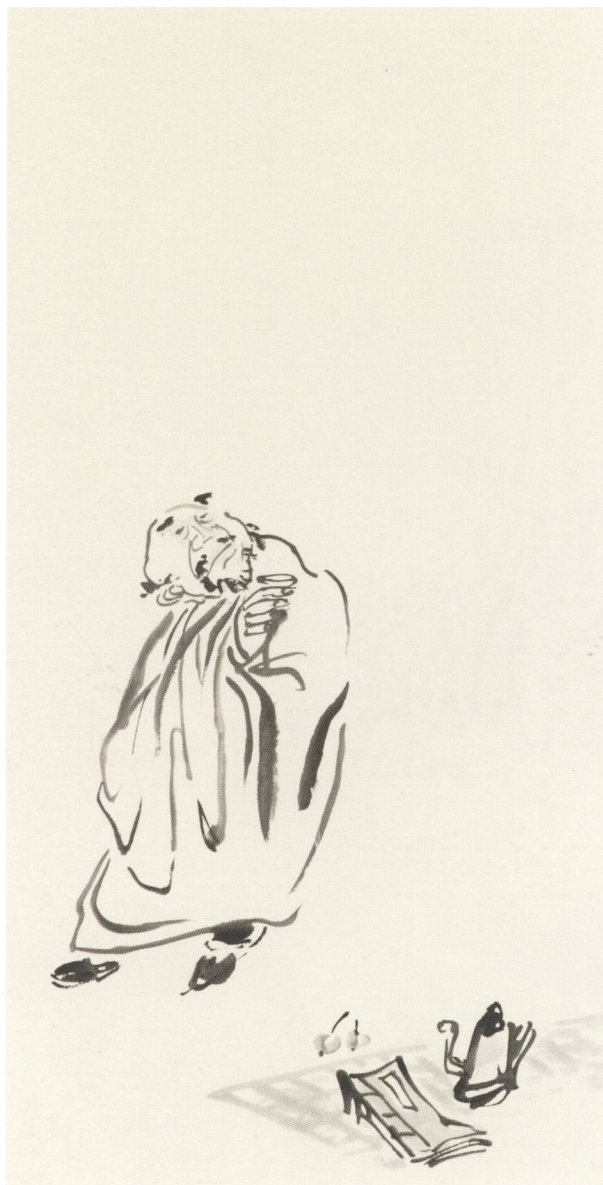
2005 纸本
95cm × 50cm

王孙古意图

“王孙有古意，书室延清芬。”东坡居士的诗句，让你总是会与文人画联系在一起。一轮骄阳似火的太阳，一个似王孙又不是王孙的落拓文人，胸怀古意，想要表达什么？抑或是画家在炎热的夏天有所感受？文人画以“意”取人之情感，亦以“意”表达画家心中的情感。若二者能通过画面每一件所描绘的东西而达到共鸣——“我喜欢这张画”，那这张画便可以算是成功的了。



《醉眼看高冠》作画步骤



步骤一：先将人物的头部、衣服并在构图中取势，再将其它点缀物如茶壶、书，摆放在适当的位置。



步骤二：依照人物之势，将松枝、石块、鸡顺势画好，使画面显得更加丰满，并产生出一定的画势。为下一步着色做好准备。



步骤三：待墨八成干时，即可以着色。太干容易在墨色之间产生明显的隔阂，太湿则容易将原来的墨色冲淡。人物脸部着色要依照人的结构来运笔。依次是衣服、树、石等。中国画着色忌满涂，可适当留些空白。

2005 纸本
100cm × 50cm

醉眼看高冠

朦胧的醉眼，看着登在高枝上的大冠公鸡，是在嘲弄它日日的三更早朝，还是这醉文人在自喻“难得糊涂”？“难得糊涂”的潜台词是“这人真清醒”。醉眼看“高冠”的背后，则是文人暗藏在心灵深处清醒的鄙夷。文人画的含义，还应当包含更多的内涵。





红墙底下 2005 纸本
120cm × 70cm

皇城根下，天子眼前，红墙黄瓦，京城的子民生活状态，竟然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你还能要求文人画变么？提笼架鸟、遛狗斗鸡，如今这个世界早已将“玩物丧志”抛到了哇拉国和太平洋，而将这些老玩意儿当成了“国粹”和“民族遗产”，难得这类题材的东西人人爱，人人画。

2005 纸本
95cm × 55cm

人好汉钱好汉

“无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经典的“名言”造就了这个社会对金钱的认识。于是醉酒的文人便开始了嘲讽。“钱是好汉！若无钱，人何来好汉？”不是还有那么一句俗语吗，“一分钱憋倒英雄汉”，更何况在当下什么都离不开钱的经济社会。作为画家，记录一个社会时期的社会现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文人画的表达方式，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诙谐、幽默、狡猾和诡谲，再加上一些形而上的文化因素，文人画的内涵便会强一些。





(左图)

叮咚泉水好迷人 2005 纸本
69cm × 69cm

方外听泉,将那个超脱的感觉表现出来,一杯不知是茶还是酒的东西,总是离不了这样的场合。文人画的风格从宋代以来便有她独特的个性:概括、经典、不图形似而又要神似,寄情寄意,就靠这些固有的符号来表达。文人画是“文人”的画,而不是“匠人”的画。

2005 纸本 无事乱翻书
95cm × 50cm

“书是乱翻的吗?”文人看中的最是书。“春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对风且如此,何况他乎?作为文人,书是他的标志。“有茶待请客,无事乱翻书。”若文人处在“乱翻书”的状态,其思想便开始了无限驰骋。有学问做,能乱翻书吗?可见,乱翻书之文人,心已乱。心已乱,便有可能天下大乱。说得远了点,画上的文人,有欣赏者说:“我不跟你玩!”有点这个意思。





福在眼前 2005 纸本
95cm × 50cm

一个传统的题材，一个吉祥的寓意。千百年来，人们无不祈盼着这一天“福在眼前”。清高的文人何尝不希望？因此有人便说“大俗则是大雅”。这个题材变古了，它也就大雅了，画者何惧俗题材？关键在于你如何画。

远看近看 萧鸿鸣画于西北所常知天



2005 纸本 远看近看
90cm x 65cm

画者有“玄说”一说，这幅画的题目便有些玄。看什么，怎么看？一个村姑不似村姑、小姐不似小姐的女人装模作样地在荷田中张望，你能说出什么来呢！好在画面还比较美、好看，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题目。古代的文人画有些也犯这样的毛病，画好了，无题，于是胡乱地写上一首毫无关系的诗，对付一下。看来这一招谁都能学。



钱是好汉图 2005 纸本
70cm × 48cm

钱是好汉！可他一钻在钱眼里就出不来了。他翻着白眼想什么呢？不会是像八大山人那样想着前朝的事吧！借古喻今，借物寓意，是体现文人画的重要手段。通过画，可以一吐而快，更可以骂人。这一招很好用，也没人能抓住你的小辫子。

2005 纸本 柿柿如意
105cm × 70cm

谐音的运用，早在两千年前古人就会，今人当然不舍得丢弃，谐音吉祥的题材，在古代文人画中比较少见，但若用写意和经过夸张变形后的手法来寄意文人画，则是一种“创新”。文人画的不断发展与存在的生命力便在此，不断扩大表现题材即是一个好办法。反过来说，吃着五谷杂粮的画家，也祈盼着明年能“事事如意”不是？





(左图)

可钓得江山回吗

2005 纸本
66cm × 66cm

是姜太公在钓鱼吗？什么人！怎么钓？历代的文人画家们无不喜欢这个题材，可寄意却有不同。江山是钓不回来的！既然是要江山“回来”，可见是曾失去过，那么这一“钓”，便有了深意。文人画不在“技巧”，也不在“水墨”，在思想的深度。如何赋予其深刻，要有“文人”的学养底子。

2005 纸本
120cm × 65cm

真君子图

“君子”之道，是文人津津乐道的。其实现实生活中，“君子”之道时刻可以体现。博弈中“君子动手不动口”与夫子的“君子动口不动手”有异曲同工之感。博弈之下，君子之风自明，反则遭嫌弃。“不带你玩”这个麻烦就大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 2005 纸本
138cm × 70cm

屡屡见今人有此题材，惟表现不同。一个被人用烂了的诗句，一个被人用烦了的画题，为何仍有人要表现，并津津乐道？不知自嘲的成份有几多，他讽的成份占几成？但是纵观书生们的生活状态，我们叫其“书呆子”莫不贴切。烦人的是，如今的许多“艺术家”比之传统的“书呆子”则更有甚者。人群中，或与人交往中，竟然如八大山人翻着白眼的鳬鸟，这就有些纳闷了，不知道这白眼是要给谁看的！穷艺人、酸文人，本来如此，既决意要做这一行，请不要去妒古愤俗。如此说来，这画便是自嘲了。